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蜀人的原始宗教观

2004-12-23 孙亚樵 胡昌钰 阅读1153次

纵观三星堆出土文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星堆文化不是一朝一夕抽蕾绽开的，三星堆文化源远流长，是历经若干年积淀的结果。就其中的原始宗教崇拜观念而言，它不仅包含有图腾崇拜，也存在自然崇拜和人祖先崇拜。多层次宗教信仰并存，说明三星堆古蜀人的宗教信仰观在发展过程中，不是简单的更替。当新的观念产生以后，旧观念中仍有功用的文化元素不仅保留下来，还与新观念互相渗透、交融，不断积累。三星堆宗教文化是多层次宗教文化累积的结果。

(一) 图腾崇拜

从典籍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远古居民绝大多数都曾经历了图腾崇拜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三星堆遗址时期的古蜀人也不例外，他们的图腾崇拜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图腾标志崇拜

图腾标志就是以图腾形象作为本群体的标志。

三星堆遗址时期的古蜀人，可能是典籍传说中记载的鱼凫。这一观点笔者曾在《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中有过阐述（1）。鱼凫氏应为早期分别以鱼和凫为图腾崇拜的两支民族的结合。鱼凫氏蜀国是以凫为主的联盟式统治。凫是源于东方“以鸟师而鸟名”（2）的少昊鸟族。所以鸟的形象应该是鱼凫氏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们通常所说的鱼凫氏主蜀时期，一般是指三星堆文化的第二期和第三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陶器有小平底罐、鸟头柄器、高柄豆、圈足豆等。鸟头柄器和（鸡彝），这一类有关鸟形的造型艺术的产生可能与三星堆古蜀人崇敬鸟图腾有关，可能是鸟图腾的标记。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鸟样，与鸟有关的器物以及鸟饰更是数不胜数。据《三星堆祭祀坑》一书载，仅在铜器方面就出有鸟5只，鸟头1个，鸟尾3件，羽翅形镂空饰27件，鸟箔饰2件。另外大神树、神坛、铜尊等器物上也铸有鸟样。大小青铜人像，人身鸟爪形人像、人身形铜牌饰、挂饰、铜铃等器物上无不以鸟为饰。除此之外金器、玉器上也可见到鸟纹。总之给人的感觉犹如置身于鸟的世界，上述五光十色的鸟样鸟形如此众多的出现在祭祀坑中，也应该与三星堆古蜀人以鸟为图腾、崇敬鸟有密切的关系。

祭祀坑出土了1件大型鸟头（K2②：141）。该鸟头极象鹰头。横径19.6，纵径38.8，通高40.3厘米。鸟头有冠，冠尾上卷。大眼，钩喙。钩喙的口缝及眼球四周施以朱绘。颈部下端边沿有三个圆孔。该鸟头可能是嵌接在某一物件上的。这个大型鸟头极有可能就是原生型图腾标志。

2. 图腾祖先崇拜

三星堆古蜀人鱼凫氏凫族源于少昊鸟族，则其图腾祖先形象应为半人半禽形象。

祭祀坑出土了三件造型相同的铜“兽面具”。面具的各器官铸得极其夸张，给人以凝重庄严之感。方颐、刀眉，眼球呈圆筒状向前长伸达16.5厘米。钩鼻，阔口，大耳向两侧展开……其中最大的一件面具

K2②:148, 宽138、高66厘米。众多学者将眼球前突的“兽面具”与蚕丛相联,认为这类面具是蚕丛的象征,是蜀的始祖蚕丛。

笔者在《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兽首冠人像”等器物的研究》中〔3〕,根据铜铃K2②:103-8及神树上立鸟造型突出大眼睛及钩喙的特点认为,三星堆古蜀人在铸造青铜面具时将表现鸟的两大特征的大眼睛和钩喙都运用到了面具上,应该是有特殊含义的。在同文中,笔者经分析“兽首冠人像”(K2③264),认为“兽首冠”实为凤鸟冠。在冠顶两侧耸立的不应是兽耳,而应是凤鸟展开的双翅。并根据这一认识释读面具两侧向外展开的应为鸟的双翅。面具的五官表现了鸟的主要特征,附有鸟的寓意。但从整个器物的造型看,其方形脸又与人类的脸有一些相似之处。给人以半人半禽的感觉。这种半人半禽的形象,有可能就是以鳧为图腾崇拜,进而升华为图腾祖先崇拜的图腾祖先的形象。

祭祀坑还出了九件铜“兽面”。这些“兽面”呈薄片状,以“兽面”K2③:230为例,宽26.4、高20.8、厚0.2厘米,为方颐、长眉大眼、直鼻、阔口……颌下由一对“夔龙”承托。笔者在《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兽首冠人像”等器物的研究》一文中,对“兽面”也进行了研究。笔者根据对F型铜铃B型铜眼饰的对比,认为B型铜眼饰实际上就是抽象化了的鸟形饰,在鸟形饰的鸟身下加鸟足就成了承托“兽面”的“夔龙”。以鸟形饰为“兽面”的眼睛,在此基础上再扩大,就成了“兽面”的一半。整个“兽面”实际上是由一对相向的鸟组成的。同样这批“兽面也有人脸的特点”。这种半人半禽的形象也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的图腾祖先形象。

3. 图腾神崇拜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清楚地告诉我们,三星堆时期古蜀人在图腾祖先观念的基础上同样地产生了图腾神观念。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人心目中的图腾神是半人半禽的神态。

祭祀坑出土了三件“神坛”,虽被大火焚残,但“神坛”K2:③

296的基本造型及结构还保存得比较完整,该器物通高53.4厘米,其结构独具匠心由“兽形座、立人座、山形座和顶建设四部份组成”。笔者在《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神坛”等器物的研究》拙文中〔4〕,根据该器物的结构分析,认为从下而上第一层应为通天地的灵物“”,第二层为人间,第三层为天地间的天梯即山界,第四层为天。整个器物展示的场景不象是为祭祀而设的坛,应是鱼鳧氏蜀人以山为界的天、地两个世界的思维表现。它展示的主题思想在于表现巫师借助“”这种灵物,通过山这一上天下地的阶梯,借以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意义。笔者又根据民族学资料中关于巫师与神灵交往的两种方法进一步阐述了该器物的第二层“人间”,表述的是巫师请神灵附体,由巫师代神灵下传神旨的意义。第四层天上,表述的是巫师过阴,由巫师的灵魂升天,去找神灵以上达民意。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二层巫师头上附着的神灵和第四层天上建筑物上所铸的神灵外貌看,其头部形态均与祭祀坑出土的“兽面具”——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图腾祖先形象极相似。据此说明,附体于巫师的神灵和天上的神灵,可能就是在图腾祖先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图腾神。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图腾神的神态与图腾祖先的形态是一致的。

巫师要上天下地沟通天与地、人与神,做好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知吉凶祸福的工作,除了要借助灵物外,还要借助于大树或高山。闻名于世的大神树,一条苍龙沿高耸挺拔的树干从天而降。它体现的是通过大树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意义。同样的,“龙柱形器”K1:36作一条苍龙沿高耸入云的仑昆柱腾飞而上也体现了通过高山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意义。可见图腾神观念在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星堆文化古蜀人在崇拜图腾神的同时,也保留对图腾标志和图腾祖先的崇拜。图腾神观念的产生虽有先后,所占位置虽有轻重,但同时存在于古蜀人的意识形态中,标明古蜀人的图腾文化曾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古蜀人的图腾崇拜是古蜀人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自然崇拜

从古籍传说中我们知道对自然的崇拜在我们古代许多民族中都曾经经历过。三星堆文化古蜀人同样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对自然崇拜得五体投地。

1. 对天体的崇拜

祭祀坑出土了六件太阳形器,这些太阳形器形似车轮。太阳形器K2③:1的中部太阳部分的直径28、高6.5厘米,有芒五道,芒宽5.6-11厘米。外部晕圈宽6.4,全器直径为84厘米。这些太阳形器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所崇拜的太阳的原生型标志。

祭祀坑出土了71件“眼形器”。“眼形器”分菱形、钝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三种形制。整器似为菱形。钝三角形器须由两件上下拼合成菱形,直角三角形器则须由四件才能拼合成菱形。有学者认为这些“眼形器”可能是神像眼部的镶嵌饰件,笔者对此说有不同看法。以“眼形器”K2③:202为例,长57.2、宽23.6厘米,试问要多大的神像才能配嵌如此硕大的眼睛。大型青铜立像身高180厘米,其单眼的长度没有超过6厘米。据此笔者认为“眼形器”表述的是太阳的形象。

祭祀坑还出土了一些与太阳有关的器物。例如“人身形铜牌饰”和“扇贝形铜挂饰”、“圆形铜挂饰”、“箕形挂饰”等。笔者在《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神坛”等器物的研究》中认为,“人身形铜牌饰”应上下颠倒置放。其下部象觚形的部份应是山体的一种抽象表示手法,上部的柱表示的是山上的大树,反映的表面意义应是岷山上有若木。又据该牌饰的形体与太阳运行时止宿之所——“次”的古字的形体相似,认为日落岷山而宿于若木是该铜牌所附有的更深一层含意。同文中还认为“扇贝形挂饰”的顶端圆环所代表的是太阳,挂饰上呈昆虫羽翅状的圆弧形脊棱应该是山体的抽象形态,整个挂饰的主体部份表述的是山的真实意义。该挂饰取意光照大地的意思。“圆形铜挂饰”和“箕形挂饰”反映的主题思想是一样的,表述的是运行中的太阳。

另外,太阳纹在出土器物上也比比皆是。如大型立人像头冠上的“月晕”纹,小立人像头冠两侧的太阳纹,神殿屋顶上的“太阳艺纹”和“炯纹”及“重环纹”等等。出现太阳纹举目可见的现象也绝非偶然,应该与古蜀人崇拜太阳有密切关系。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鱼凫氏古蜀人之凫部源于东方少昊鸟族。少昊的“昊”字从日从天,天与大字在古文字中通用,而大与人又是同一字。所以从“昊”字的结构看,应为头顶太阳的人。从字义看则应为崇拜太阳的人。可见三星堆文化古蜀人不仅崇拜鸟,同时也是一支崇拜太阳的民族。

多样性崇拜势必引起古人对两者间关系的探索。由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极其有限,先民认为太阳每天象鸟一样运动不止,于是把太阳看作是有生命的鸟。所以《淮南子·精神篇》说“日中有鸟”,高诱注:“ ,犹蹲也,谓三足鸟。”郭璞在引《淮南子》时也说:“羿射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也有先民认为太阳运行是靠鸟背负,所以《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皆载于鸟。”三星堆文化古蜀人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把鸟当作太阳,把太阳看作是鸟。

闻名于世的三星堆大神树,挺拔的主干顶端已残,其上的立鸟已残断。其枝干分三层,每层三根树枝,每根枝上立一鸟。笔者认为此树应为《山海经·海内经》和《淮南子·地形训》中记的“未有十日,其华坠入地”的若木(5)。西方的若木与东方的扶桑一样,树上本有十日。但在这里若木上的十日却是以鸟的形态出现的,鸟代表了太阳,这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把鸟当作太阳的最好的实证。

三星堆文化古蜀人既然崇拜太阳,当然也希望太阳能象自己的图腾神一样保护自己、帮助自己。于是太阳神观念也就在原生型太阳崇拜的基础上产生了。伴随太阳神观念的产生,太阳神的神态形象也就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了。三星堆文化古蜀人既然把鸟当作太阳,把太阳看作鸟,那么在鸟的原生型图腾标志基础上产生的图腾神的神像,很自然的也就成了太阳神的神像。于是在三星堆古蜀人的心目中,图腾神就是太阳神,太阳神也就是图腾神。这是一种复合崇拜,复合崇拜的产生基于先民对大自然认识的局限性。

神树K2③:272,虽经大火焚烧致残,不能复原全貌,但经拼接后大致概貌还是清楚的。该树残高50厘米,仅存树干的辫索状顶端。树端花果座上立有“人面鸟”。这棵神树应是若木的另一种类型。在这里,树上的太阳并不像大神树那样铸成鸟的形体,而是铸成半人半禽的“人面鸟”。“人面鸟”的形象在“神坛”第四层即天上世界的建设物上曾以神灵的身份出现过。显然这种居于太阳位置的半人半禽的“人面鸟”是在鸟的原生型基础上升华而成的太阳神的神态。其神态方脸、钩鼻、大眼、大耳外展,一看还真与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兽面具”——即前面谈到的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图腾祖先、图腾神的形象或神态基本相同。这是太阳神又为图腾神的最好实例。

2. 对大地的崇拜

三星堆祭祀坑虽然没有出过山的原生型标志器,但并不等于山在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心中没有位置。其实在许多重要的器物上都有山的形体存在,如神树立于山形座上,和前面提到的“神坛”的第三层山界,这里的山充当的是介于天地间的天梯。又如“龙柱形器”,该器的“柱”应为昆仑山柱,山的作用仍为天梯。再如“人身形铜牌饰”,本文前面已经讲过该牌饰表述的是岷山上有若木。岷山和若木是太阳归宿的地方。还有“扇贝形柱饰”,它表述的是山上有太阳,取义光照大地的意思。另外金箔四叉形器、琥珀坠饰等都应是山的标记。以上种种无不说明三星堆文化古蜀人对山的敬仰。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1件边璋(K2③:204-4),边璋两面刻有四组祭山图,共祭神山16座。祭山时将璋竖插于山麓。这16座神山可能就是《山海经·中次九经》于岷山中所记的16座山。《五藏山经·中次九经》载:“岷山之首,曰女儿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郝懿行《笺疏》谓:案《(汉书)地理志》云:“广汉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可见广汉郡雒章山即什邡市西北的章山,亦即岷山之首女儿山。女儿山恰恰是九峰山的地望,每当雨过天晴,在三星堆古城址上都能清晰看到九峰山那高耸的山峰,可知古蜀人祭的女儿山即今天的九峰山。这件边璋的出土,充分证明三星堆文化古蜀人在崇拜自然的习俗中不仅敬奉天,同时也敬奉大地。

3. 对树的崇拜

祭祀坑共出土铜树6棵,其中最大的一棵残高就有3.9米,在这棵树上,一条苍龙沿树干从天而降,突出显示了其天梯的作用。树枝上有栖息的鸟,则又表明了树是太阳归宿的地方。树的神力作用在这里已清楚的表现出来。

在铜树K2:②194的山形座山麓一周共铸有三个方台。方台上各有一高19厘米的跪坐人像。这些人像身穿对襟半袖长衣,腰束带,前裾及膝,后裾压于股下,两臂平抬呈持握物体状。这些虔诚的跪坐人像可能就是正在举行祭祀仪式祭神树的祭者。这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崇拜大树的有力证据。

太阳鸟栖息于岷山之颠的若木。古蜀人基于这种初始的认识,于是凭借其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铸造出了让世人惊叹的神树。树是太阳鸟立足的地方,顺理成章树也就成了崇拜鸟的民族立足的大地的象征。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古蜀人不仅崇拜图腾,同时还崇拜自然。他们崇拜太阳、崇拜高山、崇拜大树,并能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理解,把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有机的结合起来,给宗教观注入复合崇拜的新观念。

(三) 人祖先崇拜

远古时期的人们最初在寻找自己的来源时,误以为图腾是自己的祖先,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对事物的多方面观察,逐渐认识到人与动物或植物乃至于无生物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图腾是不能繁衍人类的,人类的繁衍靠自己,于是产生了人祖先观念,因此人祖先的形态又就从半人半兽的图腾祖先形态中剥离出来,“人祖先的形成过程,是作为图腾崇拜晚期的图腾人格化的过程”(6)。人祖

先的形态较为写实,与人类自身的特点已无太大的差异。

祭祀坑共出土了57件铜人头像,其中4件还戴有金面罩。人头像K2②:51,纵径为15.2,横径为13,通宽20,通高40.4厘米。该像铸造精美,表面光洁。浓眉大眼、蒜头鼻、阔口、大耳,五官比较写实。脑后垂一发辫。耳孔、鼻孔及口缝中均涂有朱砂。眼框、眉毛以及发辫有黑色彩绘。这些较写实的人头像可能就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人祖先像。

祭祀坑还出了20件人面具。这些面具呈方形,五官亦趋于写实。均为宽颐、浓眉大眼、蒜头鼻、阔口、大耳。其中人面具K2②:153,长60.5,宽40.3,厚0.6厘米。这些面具的两侧上下与“兽面具”相同,均有一铸造后凿出的方孔,便于将面具固定在特定的物体上。多数面具还在面额正中凿出一方孔。笔者认为额中方孔的作用也许与“兽面具”额中方孔的作用相同,“兽面具”额中方孔用于补、铸“夔龙形额饰”;人面具额中方孔可能也是用来补充额饰的。从人面具的五官看,已脱离兽形而写实,说明这些面具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人祖先像。从人面具与“兽面具”的固定方式相同,且都有额饰(额饰不一定相同)看,则人面具的相对年代应介于“兽面具”与人头像之间。人面具很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祖先的最初形态。

造型挺拔,身高180厘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方颐、浓眉大眼、蒜头鼻、阔口、大耳,不仅头部及五官的造型均与铜人头像极其相似,就连戴的回字纹平顶冠也与B b型人头像戴的冠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冠上有花状饰件,所以威严庄重,立于高台之上的青铜立人像有可能就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祖先神像。

青铜立人像头戴回字纹平顶冠,冠上有花状饰件。按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说“若木上有十日,状如莲花”,莲花为太阳的一种形象,这尊神像又应为太阳神神像。一像附有两种意义与古蜀人的复合崇拜观是不矛盾的。

人祖先的定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是在图腾祖先的基础上不断自我完善而逐渐形成的。人祖先观念的产生和定型,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图腾崇拜将慢慢消亡。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崇拜观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他们的宗教观属于多层次的宗教观。我们所见到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祭祀用品属于多层次宗教文化的祭祀用品。

孙亚樵,四川省博物馆馆员

胡昌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